壺隱集

共四

貞

壺隱集卷之五目錄

科體詩

科體表

壺隱集卷之五

科體詩

禁中酒肆詩

人間酒暖春茫茫九重香風三月後青銅來去永巷塵碧帘長短閶門柳藏名錦肆樂有餘着處壺觴王左右輕雲一入海內貢是時大宋昇平久吳王宮裏孰捧心晋室朝端人噤口民財纔竭一峯成萬歲山光看已醜尊稱萬乘富四海酒池肯羨殷王紂黃麻催下綺羅叢百隊旗亭随處有邦擢從此屬誰邊麯生風流携玉友青旗緑幕自遠近一春好事寧孤負

煩區區兒女淚憑將往事作短引臨別高吟須側耳
從今天下絶勝觀專屬周南老太史囊中多少記得
篇他日歸來誇我示

此翁取適非取魚詩

滄浪之水淸且漣中有漁翁閑自漁此翁姓名尚不
識此翁意趣知何如翁之所樂我知之不爲區區耽
得魚翁自何來年幾何生涯泛泛孤舟虛釣絲何心
扶漢鼎銀璜無意同周車漁歌曲裏一肩高篛笠簑
衣江兩踈忘機不與俗人語此老心趣誰知歟閑臨
丙穴翫潑潑盡日垂竿非爲渠方當濠上儵遊後正

値吳會鱸肥初寧嫌玉尺上鉤逢大抵江湖元樂余天機流動躍淵處一般深情知有餘同流江海任自得物我相隨無定居初無鉤下設芳餌留向江中傳尺書常情所棄獨能取世俗安知真樂胥魚今忘我我忘魚不比尋常歌盍諸襟期渾似水淸淨身世還如雲捲舒探閒不在釣呑舟自家幽興何曾除歸來小艇泊烟渚明月蘆花一草廬

科體表

擬唐安西留後郭昕謝賜爵武威郡王表 壬子

別初三中

使三邊按堵謹達奉表之誠得一郡為王猥荷記勳
之典古爵莫貴今封何功伏念王室乃心將家之種
慨然有志萬里豈當侯耶至於策勳三朝不如叔也
粤自天寶之亂未免日蹙之憂至尊尚蒙塵忍說播
越之辱狄人所欲土敢肆侵鎬之凶命宿將而出師
望風皆北使吾子而固圉守河之西徒得一二臣與
同莫效十九年奔問韓安國之持重壁壘雖堅樓蘭
王之遼途冠盖久絶一介使發幸得間道之遥通千
里書回猥蒙上帝之親鑑方當竢罪之不暇奄承疏
爵之殊榮遠途人胡為來哉真傳消息大丈夫即以

王耳用答勳勞河漢朝宗雖萬折而不變江淮保障
喜一隅之尚完此非臣功之可嘉固知聖意之有在
國家新喪元帥詎無奪吾之悲天子制詔將軍故示
封者之寵金城王塞有何禦暴客之能赤𦙶璁珩多
愧比諸侯之列矧茲武威之重鎭實是闢河之巨防
地枕夷夏之交數爲邊患事有防秋之憂必須全才
有好爵吾與靡奚翅誇耀於塞上不置王無以鎭要
使彈壓於虜中感激于天稱塞無地伏遇中國有聖
上策禦戎遵先王啓土之功將多前烈嘉李晟討賊
之績特畀西平遂令同功之賤臣亦被封爵之殊渥

敢不壯鎖鑰志享茅土名西賊膽寒縱乏威名之素
著北極心拱戾竭報答之丹忱

擬唐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表 輪次二中

一日縱敵為患方虞逆節之萌三城守邊可圖敢進分屯之策屬之子矣防乎未然欽惟建中以來懲前是急追天未雨宿講綢繆之謨猛將如雲聿盡駕馭之道竊念懷光之稔惡殆甚侯景之肆凶吳濞欲誅姦臣意不在於鼂錯蘊峻始輕朝命勢將據於石頭不見是圖寧忽早為之所有備無患固當先伐其謀

顧惟洋利劒三州實是賊咽喉重鎭淮南之計安出
難保漢無事馬成皐之路不通坐見韓必斷矣其險
也如此控引魚鳧之邦所守或非親變作豺狼之窟
惟此幕下之數子可當劒外之三方古名將不能過
宜以兵屬非此子莫可使徃哉汝諧揹之此三人有
焉可恃隱然若一敵何變敢圖惟上兵攻心之在斯
何後君噬臍之無及三陲不動山川之道路即通萬
夫莫開關防之鎻鑰克壯安得猛士守正副拊髀之
思不與此賊生衎成破膽之勢盖自經奉天之播越
尤當備異日之不虞滎陽無憂何幸劉孟之在此晋

國有亂不妨尹鐸之爲歸今年殺諸賊奴必籍英俊
之勠力丈夫官至刺史孰不感激而忘身惟簡帝心
所言公耳伏望許愚一得加聖三思亟降分鎭之音
以爲制勝之筭則敵王所愾實賴二三子之周旋皆
穸之功可致數千里之妥帖謹當與子偕作盡己爲
忠乃能料敵如是耶縱慙先見之智所謂因人成事
者庶追前輩之言

擬燕舊昌國君樂毅謝遣使遺書責以報先王
之義箋 辛酉九月製三下

去豈子所欲裁方切遠托之歎辱賜書若望者猥承

追報之音於戲不忘感愧罔措伏念以將家種非戰
國雄使節假於鄰都始任亞卿之列故鼎返於磨室
寔賴先后之靈惟其受國士之知是以仗兵威者久
不幸鑠金之譖遽出阨王之辰始夷吾行政於齊如
彼功烈終吳起獲罪於魯未免出奔臣節已虧嗟異
邦之托迹君恩莫報望故國而靦顏每覺有去故之
悲尚餘不背本之懇平生遭遇猶記金臺之舊儀罔
勉遲回敢安觀津之新號以資敵國縱蔑居重燕之
名不忍提兵敢暴非為趙之悃何圖行李之發奄見
尺簡之來遠途之人胡為一介使至先君之恩以勗

千里書回伏以讀之盖諒將軍之無罪思所報也尚勉人臣之事君欣奉温諭之丁寧益懃舊恩之未答想擁篲禮賢士之日俾也可忘念置酒斬言者之時報之罔極不獨居於一國豈是自為之謀如可報於九原當勵靡他之節虛辱書中之意恐負臺上之恩伏遇以諸侯王為六國長遺簪墜屨尚舊物之未忘易水長城皆大王之所有遂令亡命之賤亦被遺書之私敢不不忘本朝益殫晚節執書以泣縱乏前驅之能感君之恩庶有上答之路

擬唐李泌請於端午日獻身表

賀玆重五節爭進奇玩之資亢然空一身盡窣自獻之悃旣巳委質貴相知心欽惟舍巳從人握髮待士執玉帛者萬國遠追塗山納金鏡於千秋近法天寶如臣無狀之魯鈍亦得厠蹤於周行屬當端陽之令辰猥随内庭之賀列揚金荊玉羅列稀世之珎蜀錦吳紗凌亂悅人之品遠邇畢獻方物緊我獨無咫尺不違威顔問爾何事非無炙背之願柰乏藉手之資頂踵受造化之功莫非爾極足體有輕煖之具及皆君餘持此奉玉曷副九重之垂問何有於我自愧一介之無他玆敢三省于吾竊願再拜而獻良辰豈易

固知獻御已癡畫已爲忠粗識事君能致其諸異乎
人者簡惟帝心不敢有其身焉歸之天子雖不滿於
七尺曾自擬於千金管白雲於山中窮則獨善感赤
心於陛下許之何愚身體髮膚雖受於父母腹心手
足相須則君臣頗似尋常譬其小則粳米脫有纖悉
知或重於泰山苟蒙得備於使令未必不踰於翫好
顧出處行藏之道非臣所私惟進退寵辱之權在帝
而已儀不及物敢曰有益於是求堪持贈君惟當盡
節於所事取而代也歸斯受之伏望察臣之言納臣
之懇虛已以受不臣以畀則猶手捍頭得君如彼若

身使臂惟命是從謹當短髮長心鞠躬盡瘁枵然空殼雖慙顧中蔵如是所甘心竊期死後乃已

表

擬漢壺關三老茂請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敎義方不納于邪既盡愛子之道嗟余季猶來無止盍降罷甲之音兒寧不悲兵可無血欽惟立嫡以長為父止慈人所難言特令大將軍而曉意朕堲讒說克察小黃門之逞奸不幸末人之變生以致樹子之寃結燕太子之問傳行危而求安晉申生之師師專命則不孝徘徊顧望敢與君父而抗衡進退困窮奄

遣官軍之迫處所謂大杖則走未知此兵何名如窮人無歸久勞於外今購我甚急不睽于中惟海內聞者亦悲在陛下當作何抱如或睽離之為恨莫若師旅之亟停凶器不得已用之王速出令癡兒何至於此也吾且休兵懷哉曷月旋隣日邊之消息氣迫前星暗痛泥中之胡為顧此兵連之時恐無子來之日設有弄父兵之失兒罪當笞終成投母杼之疑人生到此甘泉宮裏誰候半夜之寢門博望苑中久廢當日之胄席何當父子相見可憐王孫不歸畏約無窮何厭亡之出執哀矜勿喜得其情則無他兵猶火不

哉將焚惟可及止子之心豈若是愬不如早還雖難敢言於其間竊冀得返於今後伏望察臣之悃納臣之言亟罷三輔之徵俾得兩宫之會則幹蠱無咎爭諭月重輪之祥乃復如初更覩日三朝之禮謹當才乏遊說誠切格非處骨肉間縱愧匡救之力承顔膝下庶贊仁孝之聲

擬周召虎謝賜珪瓚秬鬯祀其先祖錫山川土田往受命於岐周表 壬戌增廣三下

得其君功如彼卑猥蒙賚爾之寵祭先祖吾有所受仍荷封若之恩榮出無前昔曰有後伏念功乏衛社

跡忝周親念王室之勤勞多慙後嗣同國家之休戚
莫贊中興屬茲淮夷之不庭乃率王師而致討荊蠻
來服敢擬方叔之壯猷太原徂征粗效吉甫之薄伐
江漢之情甚得來宣四方戎狄之膺是懲荳奏一捷
于征有何臣力其濟莫非君靈疆土既寧實賴修攘
於今日堂搆未肯安有彷彿於前人何圖賞勳勞之
榮遷及先祖考之典物其多矣禮既備於奉先地以
封之恩更侈於受賜寅念于祀膺想益軫於前功申
命用休封拜必徵於故事茲承往周之逼踰深增隕
越之賤忱念我康公大有勳於當世受命文祖曾食

德於名鄕率祖考攸行可想責望之切嘉乃功曰篤
何安追配之褒惟玆必欲報之恩槩示不敢專之意
執爵以酭偏感秬鬯之惟馨廣土而居轉覺山川之
信義故國非謂喬木深愧小子之無良詩人播咏甘
棠敢望太傅之成績拜稽于后感激于中伏遇將多
于前不忘其後承文武之休烈丕顯裁謨使蠻夷而
率賓不居其義遂令一介之賤亦被三錫之榮敢不
毋忝所生有闕則補作內服之維翰縱之偉勳繼故
家之餘風赓竭寸悃

科策

乙卯秋增廣初試三上䂓

問治國治民之道莫急於内外交差所以適内外
之輕重而無偏廢者也唐虞之盛九官四岳十二
牧相與同心輔治固無可論者降而後世則漢之
為治最近於古其所重者在於刺史守相而入補
公卿之缺或以欲施政事而出任三輔之地果得
内外交差之道者耶厥後或内輕外重或内重外
輕皆可歷指而言歟治行第一入為司農徒得君
重出守淮陽亦有得失之可言歟張束之之拜相
實自道州韋嗣立之治汴為解平章可得聞其詳
歟臨淮政成召除太尉九卿復出再典潁川亦合

交差之意歟潘景倩之還朝人有登仙之羡韓魏
公之出鎮自詫晝錦之榮人情之不同何歟大抵
王者所天惟民而已其出也不可不先察其疾苦
而無有宣布德意彈壓民心之責及其歸也以其
所見知者施措於朝廷之上庶可孚實惠於民而
不至違民交差之義若是其重而揆之以今日之
事大有所逕庭其翺翔清路者未或暫出棲遲郡
縣者不能登朝馴致在内者不知外事在外者不
知内事近雖欲復伸交差之法而亦不見舉施之
實無恠夫内日益重外日益輕至治之成未可或

期也伊欲使交差羨意再行於今日民情達于上
王化覃于下內外無輕重之偏以臻於變之休其
道何由

對愚也跧伏草野竊伏聞我　聖上即位之越明年
下教於天官愼擇其守宰曁守宰之辭陛也召見之
勉諭之使斯民蒙實惠之意猗歟休哉愚也聞而喜
拜而賀私自語曰我東地方數千里州郡三百餘
曾未見一介良吏保吾民如保赤子者久矣自今以
往大而為一州之字牧者能盡一州之責小而為一
縣之守宰者能擧一縣之職則承流宣化豈無其賢

茂績異等必有是人夫然後方伯聞于朝 聖上察其能拔擢於斯登庸於斯如漢帝之召黃霸唐宗之用李泌則此乃内外交差之道也果能於此國其庶幾乎今來禮園明問適及戱噫疇昔草野之聞信不虛矣有是哉交差之法也我 聖上繼而申明之我執事贊而奉行之愚何敢容喙於其間哉雖然執事問以内外輕重愚則以為所以輕所以重不在内不在外惡乎重君德為重惡乎輕交差為輕丘瓊山之言曰必上之人均其内外之勢而中持鑑衡焉使不至於偏重愚請以是終始覼縷焉愚聞内外相維治

益理也蓋治國治民厥有其要惟內惟外官以任賢以之布列于朝廷以之字牧乎郡國由內而外由外而內大小得宜輕重無偏信乎爲治之道莫忝於交差也是以古之人辟設官分職歷試內外內有實績任之於外外有治效擢之於內交相爲用各盡其才則治國在於是治民亦在於是夫豈若後世之徒知內外之分而不審輕重之偏者哉雖然內外之得其均在於交差交差之得其道在於任人人苟賢矣則居內居外厥有成績人苟不賢則或出或入日奏罔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必也知人以明任官以公然

後庶有得於內外交差之義爲人君者盍反其本嗚
呼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而九官四岳外而十有二
牧穆穆布列濟濟相讓同寅協恭於變時雍則至治
之世議論敢到自玆以後階級漸降隆古之制惟漢
近之知民休戚在於守宰璽書勉勵與我共理公卿
有闕以次入輔則良吏之稱於斯盛矣圻輔之重責
任非輕欲試政事任以宰相則其職之遷知有待也
交差之道可謂有得而本之則蔑如何足煩說歷代
相承治道日畢從周之外重者有之近秦之內重者
有之其重其輕俱失於偏欲究其詳無已太煩清明

之德最於考課則周稷尊矣以此官報出入之願在
於補闕而淮陽薄耶徒得君重其得其失何足多卞
宰相之才不合百里則首蒙宣召自道入相者吾知
張柬之也臺閣之臣宜與大州而乃解相印治汴自
任者豈非韋嗣立耶然而女主嬖亂朝政廢墜交差
之道不暇論也臨淮化行與宰相而等列則擢置此
位褒其政也潁川盜起從九卿而復出則前度又來
從民望也治內治外似乎得矣小卿朝天行塵遙望
則班景倩之登仙人以為榮相公仗節桑梓生輝則
韓魏公之晝錦自詫可想人情不同固其然也噫唐

虞之後漢而唐唐而宋施設之道代各不同而內外之交差俱失其愚請姑舍之嗚呼天生烝民樹之司牧后非民罔與守邦則宜乎民乃王者之天也字牧之設豈徒然哉不可不察者民之情僞也不可不布者上之德音也舊弊宿瘼櫛髮之無遺聖澤至化奉揚而均被鎮壓一境名徹九重則入爲司農冏專美於朱邑召拜太尉可復見於鄭弘以耳目之覩記數奏於冕旒之下推子視之實惠覃被於蔀屋之中內無偏重之弊外無偏輕之患交差之意於是得矣而柰之何近年以來事多矛盾治未得效以貽我聖

上之憂耶愚也聞之葉夢得之言曰以内爲榮進之
途則苟可以安乎内者人誰不榮以外爲譴黜之所
則苟可以免乎外者人誰不避斯言也政爲今日而
發也噫紆青拖紫翺翔要路者未嘗有三輔之遷懷
才抱器棲遲下邑者未嘗有道州之召馴致在内者
悠泛度日其於外事慢不知何在外者分限有定其
於内事有若聾瞽治化之成茫如捕風識者寒心蓋
已久矣方今　聖明以成王幼冲之年在高宗諒陰
之日未明求衣日中不遑咨詢乎前席無非維國之
要求助於廟堂率是安民之術而至於交差之法尤

所申飭者也獨怪夫有交差之名無交差之實重於
內者益重輕於外者益輕唐虞之盛固不可論漢唐
之治亦難企及則何聖明勵精之日有衰世不振之
風耶愚未知致此之由救此之策果安在哉無乃任
內職者未必盡其賢居外職者未必得其人以致輕
重之失宜者咸由我 聖上知人任人之本有所未
盡者耶愚聞懸衡於室可以下天下之輕重鑄鑑於
治可以別天下之姸醜豈非所操者公所存者明耶
然則我 聖上知人之明果能如鑑之空而任人之
公果能如衡之平耶如或未也則無惑乎內外之不

均輕重之失宜也執事何不以是入告于我 后曰
不公則不明不明則不公公以生明明以生公一視
其人不縈於己苟其賢也雖疏必舉之苟不賢也雖
親必退之此之謂公明之能盡其道也然後隨其才
分如器之使于以置之於內于以任之於外內職既
舉出試於外外事既舉擢置于內高官大爵無或小
吝茂才異績務為甄拔內而朝政無偏重之患外而
郡國無偏輕之弊則執事所謂民情上達王化旁流
治臻於變者其在是耶嗚呼官非不備法非不美也
內而公卿大夫百執事外而方伯字牧縣令即古之

官古之法而考其名則是較其實則非今日交差之法可以行矣　聖上之教非不勤矣而尚今寥寥未見其效此豈非無實之致歟先儒有言曰百種虛僞不如一實字惟願　聖上即盡公明之道又盡務實之方則内外交修輕重不偏交差之道於是得矣執事以爲何如謹對

壺隱集卷之五

壺隱集卷之六目録

壺隱集卷之六目錄

壺隱集卷之六

附錄

挽詞

白首知中事紅塵傲俗姿平生任真率歲暮托交期前謾元宜直公非實不私泉塗倘會合此別幾何時

判府事 柳尚運

條衙贏得掌如絲十載清班步武遲師魯貶曾緣直道聖俞窮豈坐能詩陪卿宦業猶平進下壽光陰亦短期他日續編箕雅集鷺亭珠唾不應遺

江漢棲遲記往時一區樊圃近靈芝秋溪咏罷樽前

句夜揚鼓殘月下綦晴跡似萍元易散舊遊如夢只
堪悲春來梅柳饒愁思不忍追酬在菑詞

判府事　崔錫鼎

平生文雅罕朝紳曉擢榮光亞秩新出納禁闈承
聖主按廉畿甸活疲民世推洪邁裁綸手天促丁威
化鶴身坐覺暮年相識少白頭今又哭情親

平川君　申琓

白戰聲名早擅場風霄三級倏飛揚中書出納丹霄
逼畿服旬宣玉節光幾把淸樽論製作常思小隊過
林塘百年存沒悲吟處旅舍春寒病在牀

左議政 李畬

盛歲喧喧藝苑名陵陽晚售繼家聲騰騫尚見華塗滯通脫仍知韻度清巉節特陞 恩政遲龍喉繞適病新嬰是年木稼尤增慟哭望春園涕自橫

吏曹判書徐宗泰

洛社春歸人未歸樽前日覺故交稀餘生謾切存亡慟白首東崗獨掩扉

暮年新渥橫金帶中歲閑情隱玉壺花石依然庭畔在胡爲駕鶴返清都

左參贊 趙相愚

君家僻遠罕追隨見輒傾情不見思青眼笑吾常伴

酒素心憐爾細論詩稿疎緣業孖雲盡蕭瑟襟期是
月知存没百年今已矣九原應會絶絃悲

禮曹判書尹世紀

陳迹依然總可悲至今何處最相思論襟禁省聯床
夜血稍覩藩代斷時

謂公舅者是吾兄兄没逢公淚輒零俾毋宿痾今轉
劇忍將何語報幽冥

右副賓客閔鎭厚

襟韻淸疎笑語真忘形半世托情親詞垣久縮宗元
手名路咸嗟長孺薪進擬龍喉封　聖勅擢除周陝
漢恩綸垂當嚮用催乘化萬事入間跡已陳

平安監司崔錫恒

天地吾徒在生同壬午年托交從結髮游學每隨肩曾性儂愚甚奇才爾賦全詩情元俊逸墨戲自清新志鵠爭贏負登龍迭後先棘棲嗟久屈鵬路喜高騫掌憲寧阿好封章欲救偏誰知名相筆還作直臣愆莫白由中悃遙投極北壖休論浮世事難測化兒權宿謗還臺省榮超近　御筵隨班相上下聽編共周旋寵擢澄清節深知夙夜賢銀臺儀進長羨疾忽沉纏所冀神明祐其如命數邅惟存過房子幾賦悼亡篇結褉曾無幾連床更莫緣踽涼悲末路會合指重

泉涖宅開新兆安靈遷舊阡吟痾違執紼淚濕寢床
邊　　　　　　　　　都承旨　李　墪
朋知星散各衰年況復存亡淚眼邊隔海聞君今又
逝浮生如夢只堪憐向來鵷列聯修武從此騷壇失
聳肩想得終南秋日會忍看塵篋舊詩篇

江華留守李寅燁

天資儒雅蘊奇才文學淵源有自來先代交遊曾玉
署後孫僚誼又銀臺超階恩旨紆　寢簡臨沒哀章
荷　睿裁官係舊都違一哭可堪東望淚沾腮

開城留守嚴緝

早歲聲名已籍籍暮年風味自温温廣文有藝稱三
絶韋氏傳家挼一籯浮世光陰同逝水新春物色滿
東園庭蘆始見蛉兒哭九地猶應戴 聖恩

大司成 李健命

三絶才兼二品卿風流文彩繼家聲騷壇秀句人爭
誦鬷臬孫私世共榮新塚青山埋骨返群仙紫府拍
肩迎幸教螟蛉傳遺業臨沒哀情感 聖明

前參議 [illegible]

潤步亨衢秩亞卿冲襟雅韻聳簪纓嶔崎歷落中年
事翰墨風流一代名華獨清談同禁省碧紗佳句見

湖城從遊不獨連姻好存沒驚心涕自橫

兵曹參知閔鎭遠

文章奇氣壓騷壇首首長篇卷裏看明月驪珠探處得陽春白雪和來難　恩超玉節新巡察地近銀臺舊長官尙憶城西分手日一堂觴詠罄淸歡

尙州牧使尹聖兪

款遇曾蒙及後生家嚴執友榜聯名花甎晝日叨追武文苑當年忝主盟玉麈淸談無俗韻金貂華袟儘浮榮逝川不住風流盡吟斷哀詞文愴情

金州判官李一坦

金帶緋袍寄是身半酣眉睫得淸眞知中按察聊供
世畫意詩愁自遠入天上玉樓殊怳惚塵中賓搊一
悲辛丹旐晩雨蓮城路還憶巖江並棹春

吏曹佐郞崔昌大

移家最喜接隣𨼆秉燭猶思過短墻高榭月臨常闓
韻小園花晩即呼觴晩途宦業纔分閫少日詩聲早
擅瑒仙骨忽隨鯨背去里中無復望餘光

校理　吳命峻

宜諳才淹簿牒叢詞垣寸地不盛公重登鐵嶺疑天
上暫長銀臺似夢中太瘦應緣五字好晩亨那直半

生窮休言暮境題崔痛亦有牧臯有父風
貫之詩句耘之墨公乃蕪之不讓頭自得草龍三昧
抄偏深花鳥一春愁巖巒晩弄元章石風月曾題沈
約樓飛鷺亭前烟水色主人雖去畫圖留

衛率　趙裕壽

石翁海老耿光垂傑出賢孫濟美宜白雪調高人寡
和青雲器遠衆爭推早年托契同元伯半世知音有
子期自幸蒹葭依玉樹多慙駑馬附天麒幾從書幌
同鉛槧常艶騷壇建鼓旗雅麗最工徐庾儷清新遠
逼謝陶詩已將名字輝金牓爭道文星照玉墀尺疏

霜臺言戇直放臣竄塞跡孤危楚江蘭珮吟何苦漢
闕芝綸召未遲世事屢驚桑海變人心每歎雨雲移
交情豈復殊窮達古義終能勉切偲老大過從尤可
樂中間聚散幾相思十年鸞棘多淹滯萬里鵬程尚
嶮巇獨立貞松頻見撼暗投明月反遭疑蹉跎官位
薪如積皎潔身名玉不玼文合主盟誰肯許才無推
轂謾懷奇忠勤自可蒙 宸賞寵擢居然錫峻資玉
節臨畿敷政化銀臺高步接龍夔清漳臥病憐踰朔
蘭室薰香阻幾時却喜高軒纔見過俄驚一疾已難
醫諄諄夢語猶平昔脉脉相看但涕洟命矣斯人今

至此嗟呼良友更求誰風儀已邈思何及仁壽無徵
理莫知鶴返清都遽如許龍歸延水定長隨紅塵脫
累公奚憾白首靡依我自悲月滿屋樑思白也案留
詩卷哭微之平生懷抱開無處後死形骸亦已衰寂
寞癸軒空舊迹凄凉萬里秪哀詞都門曉色侵丹旐
漢水春風引素帷浮世此行嗟早晩九原他日倘相
追

前郡守　金　鏜

氷壺襟韻鶴鸞姿餘事開元以上詩畿輔甘棠歌世
德銀臺長席當銓司卿班稍喜三恩近文苑堪嗟一
歩遲聖主偏傷臨殁語仲容今作克家兒

戶曹正郎鄭 悏

致祭文

維歲次乙酉三月乙未朔初五日己亥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李宜章 諭祭于卒參判洪受疇之靈惟卿簪纓舊家黼黻奇才文華豈第寔超朋儕既工詞律尤長騈儷棘圍戰藝藉甚聲譽久踐蔭階人惜其屈晩通桂籍進塗迺闡淬翰詞掖辭令嫺鍊烏臺一疏朝議層峻北謫東移薄示譴何追思至今卿豈有他中遭陽九迹疎清禁雖歎棲棘實試製錦纔解嶺綬旋臥淮陽奸壬饒舌在卿何傷北鎮衣

緋斯屆匪榮逮茲更化善類彙征銀臺六仙卿輒居

一攬巒湖甸歌播棠茇含綸遼塞詩詠獨賢一視夷

險老而彌堅餘事墨妙逺逼斯籀琬琰寶刻屢倩卿

手天廐上駟殊錫便蕃鐡藩擢授寔予簡掄詢咨疾

苦民口其碑三世按茲事亦稀竒年少白簡予病矯

激入長喉舌眷注方篤云胡一疾遽爾長夜吁嗟去

歲寅蓐木稼又奪卿逮賓係邦運朝端雅儀今不復

見茲遣禮官酹以洞酌不昧者存庶幾歆格

知製　敎李大成製

乙酉三月己亥從兄受灋謹以菲薄之奠敬祭于從

弟嘉善大夫京畿觀察使洪公九言之靈嗚呼君始病也病不至甚而意慽慽言辭悲苦有時泣下余不憂其病而憂其心之不能理病有以乘之也及其既瞑猶徵視欲有言益知神之終不亂也先儒所謂氣愈散而心愈明能知其將死者非君之謂歟嗚呼能知其將死也則胡不言其所欲言而便寘然泯然有同風烟之滅沒耶將厭世溷濁委形乘化人世之拘纏廓然解脫曾無戀着之意而然耶抑歸拜父兄追從前輩至樂在此反悔其生世故之糾紛不足累其意而然耶抑既壽且貴已無餘憾後事之托亦有素

計不必復擾於全歸之時而然耶由此言之此皆君之所樂而吾輩情鍾之人徒然悲啼掩抑咎造化而怨鬼神想君於冥冥之中拊掌而發一笑也惟其後死之慟猶不能自已者君雖壽而徵諸必得之理未也位雖高而量其德則猶不能稱焉文藻焜燿一世而其照於人耳目者多出於勞愁膂肝傷時怨別之意而已終不能和其聲使鳴國家之盛焉敏達之才優於從政而薄施於州牧藩閫之間而不曾暫施於平邦理政之任此固親愛者之所痛朝紳野處之所惜者也况君少余二歲自兒少時肩隨心契未有相

舍之意及至孤露之餘羣從兄弟凋零殆盡只餘君
與我數人而已其相與愛惜之情庸有已乎占科而
幸與聯榜仕宦而與相上下被謫於南北則各抱睽
離之怨得蒙解釋則以團會為幸相與顛冥於榮辱
之塗者于今十數年于玆而倏然成兩老人從此凡
有疾患各盡扶持護安之念雖於微恙薄眚必用憂
喜於輕重之間惟期相保於晩暮之境以卒優游之
願矣不意君棄我而先歸曾無留連顧戀之意非但
形影之莫憑魂氣亦不與吾夢相接豈死者自至於
忘情而大化爲徒生與死了不相關耶嗚呼臨絶封

章至有繼絶之恩是君無子而有子也詩篇之傳誦者人口皆香此足爲不朽之業長逝者庶可無餘恨而白首餘喘形單影孤倀倀然無所倚忽忽然忘生撫柩長慟神昏氣塞君其知歟其不知歟嗚呼日月不留祖載遄迫布奠傾觴以告永訣不昧之靈庶其鑑臨

維歲次乙酉二月乙丑朔初十日甲戌猶子翊衛司翊衛禹采謹具淸酌時羞之奠敬祭于季父近故嘉善大夫京畿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開城府留守江華府留守兼巡察使府君之靈操文而哭曰嗚呼

痛哉人謂叔姪猶父猶子小子於公豈稱猶字公以子畜我以父視今日之痛巨創奚異恭惟太師為祖先始石壁海峯世為國瑞逮我王考同五馬氏聖科同搒世罕其比位不滿德以遺後嗣惟我先君伯仲其四共襲庭訓行業有自公序居季世美克趾早遊翰墨聲譽滿耳顧余險釁閔凶夙值奄罹大故年方幼稚伯叔諸父相繼背棄己庚禍變尚驚夢寐罪逆偏酷又失天只零丁孤苦惟公是倚憐我永感撫卹勤摯教育婚娶實賴公庇父子恩情三十五禩一朝永訣我安歸矣人於才德鮮或兼備公乃並有卓乎

拔萃姿禀清高性度和易温温其容斷斷其志發爲
文章華國之技蘅重有諑本之莊史尤工駢儷遠逼
劉李詩成一家自開壁壘陳談畢格唾猶泥滓虔書
斯篆各臻妙理屢屈公車懷抱利器俯就蔭階班資
之卑湖嶺分竹化行馴雉慈祥爲治清白律己始通
桂籍青雲自致演綸才長補袞誠至三字氷銜　王
猷允賁玉垚臺端務持清議烏府一疏引喻有以目
以誣賢衆咻羣甚朝才峩務蓍作禦魅人皆危公公
不少惴磨天鬼門冒雪跋履白首投荒丹心望羑
天鑑孔昭量移近地　詔許賜環感極下淚心安家

食念斷青紫憂分　聖主政著循吏南樓逍遙北海
軒輊世運嬗變歲逢巳巳慨時屯艱歸田計遂琴鶴
隨還于彼桑梓別構數椽不陋不侈二字揭牓海潤
山峙瞻依舊塋不遠伊邇種松栽竹滿庭蒼翠於焉
遊息期以暮齒三日淮陽未展卧治白簡隨發在我
何累仙區得失悅如柯蟻金釰內外登覽是恣太史
筆力汪洋大肆超軼遠赴地又北鄙謫路復經後榮
前悴境接鞅羁士昧禮義身任師道誘掖提示稍知
向學實受其賜青衿濟濟一變偷靡無勸武藝馳馬
舍矢治成邊徼須騰閭里及余小成送詩志喜桂宮

高技大鳴是冀已成陳迹忍開篋笥我哭舍兄西河
官次公遠聞訃緘辭以誄痛似潮州祭郎十二官情
索然棄印如屣歸臨洛舍撫生哀死壬申之春仲毋
南徙遠往從嫂涉彼湖水一門團會異鄉樂事適當
改絃公廢始起仙樓聯六地部佐貳出納惟允句校
不觥屬膺宸簡出疆載質乘槎似騫觀樂異季燕塞
山河觸目感喟異域含　綸氷操益砥歸裝淡然惟
書是市訟途物色吟咏幾費星軺復路浿江花媚
上輸賢勞湖臬斯委觀風錦營玉節文馹歲丁荐饑
民命近止餓莩相望竊發漸熾責重承宣拊摩瘡痏

黜陟廉貪戢治奸究措置得宜倉有積衍疲氓獲蘇
崇化攸暨納節佩符公又南指地是嘉陵人舊按使
民既懷惠不煩鞭箠十載喉司卯申勤仕五曹遍歷
水春秋騎雖久積薪不屑前粃畿藩陞擢遽出 特
旨官令三輔秩古違帥澄淸一路志勵攬轡感激圖
報竭誠殫智列邑民瘼條啓詳緻區畫之策幾盈百
紙弊若髮擲惠如雨施設施方殷彈射傍伺貝錦成
文白璧遺毀事歸爽實功即虧簣洪造陶甄 恩私
曲被尹玆京兆益覺勞瘁武闈掌試郊壇攝祀積失
調將病因爲祟閱月厭食證似滯痞俄長銀臺嚮用

方企輾轉添痾居肓入髓每瞻神氣驚遑愕眙旣才
之富又德之懿宜享頤壽宜受遐祉日夜默禱冀效
藥餌大限已迫神理莫諶淚睫將閉遺語可記精神
不亂胡靳延晷床簀旋易痛心如剌念昔曾考畿邦
是軽追我伯祖繼膺重畀兩世官銜皆止於此公繩
前武亦受簡寄除拜之年前後三癸往在泛波聞擢
此倅事雖稀奇心甚憂悖才踰一朞乘化遽爾天數
莫逃人謀豈否知申寫銘公言果是心靈所照若有
先識惟公宦迹中外歷試晩達爵進時或平陂閒關
草玄不事榮利立朝寡助動輒跋疐五窮未送三黜

非恥昇沉有數戚欣焉實惟公文藻天予英粹咀華
吐芬擷錦摛綺世之操觚誦爲師執詞垣主盟騷壇
建幟寔公分內掌猶可抵館閣文任胡然見枳鳴國
盛事竟違所撰高名絶藝造物恒忌終無適嗣庭斷
趨鯉伯父有兒公曾率置臨終血疏聞者酸鼻繼絶
恩深暝目泉裏孝睦之行急難之誼嚴以制家誠以
待士襟韻恢踈覿德心醉喣濡窮族婚喪盡意忠厚
宅心宗黨爲歸北行過淮吏多贈遺暫試之邑仁何
深漬操勵却金辭不受餽只此一節餘可推類屢典
郡臬妻孥告匱及公之喪多賴賻襚當官盡職務袪

虛僞介然有執不苟不詭憂國忠肝隨事瀝披笑彼
趨榮樂我棲遲宅占駱山壺裏幽邃阮巷東西接屋
逵阨我本無棲爰就于彼朝夕趍陪步不盈跬諸從
聯袂唯諾歡侍人間至樂都在眼底不肖蒙學莫卞
亥豕謂我有才勉教講肄奬勵製作俾袪下俚昏惰
不振一味負愧方我在峽忽患風痺公書勸歸惟憂
倍蓰永邑客死如割半臂暮境傷懷無辭寬譬我來
自東存沒潸泗望公康健靈光獨歸依仰百齡祝公
珎毖已矣此生更何所恃譬如平地山岳崩隤亦似
大廈棟樑摧圮念公珠唾可付剞劂琬琰篆刻屏簇

墨戲三絕名留萬鍾奚啻富貴無能磨滅誰紀惟公
兆域先祖舊趾遺意式遵地若慳秘卜叶吉岡爰仍
官庇叔母兩阡移奉合隧永兄同麓塚墓纍纍倘有
冥會平昔宛似孤露靡托我心如燬日月不淹已改
揄遂即遠斯屆將遷殯几單杯奉訣且哭且跪聆拾
遺藁撰次行誌不朽之圖中心是擬恐不堪任慓隕
曷已薄奠荒詞未罄哀思靈其有知庶歆此觶嗚呼
痛哉尚饗

維歲次乙酉二月乙丑朔二十二日丙戌猶子戶曹
正郎禹鼎敢以菲薄之奠荒拙之語哭訣于季父嘉

善大夫京畿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開城府留守江華府留守巡察使府君靈筵曰嗚呼痛哉已庚之禍復見於今日天之降割於吾家何若是偏且酷耶嗚呼痛哉公於吾先君同氣中知己長衾大被友愛偏篤只知有鴒原之歡不知有家室之樂乙巳服闋以後塵居吾家未嘗有頃刻離違之時矣粤在己酉先君子棄孤于時吾輩年甫十餘零丁靡依童騃無識家間凡百公皆經理視吾慈母如親妹吾兄弟若已生壬子公拜寢郎始出齋所不忍一日相離携吾兄弟尋常往來鞠養之恩撫卹之功自頂至踵無

處不及耳提於或坐或卧之間面命於即事即物之
際懃懃顧復誘掖諄切惟平生敎誨之道可謂至矣
盡矣吾小子愚迷不遠雖不能奉體其德意得以成
立於今日罔非公之力也公於壬戌以嶺邑登第授
綬歸來始還舊居占得一巷於駱山之下一家咸集
自成一村南阡北陌連墻接牖男女老幼日夜團歡
寒暖飽飢之節與之相共疾病憂患之時與之相救
或有時產之物官得之味無論多寡輒皆均分眷愛
之篤怡愉之樂無猶子猶父之別有親父親子之情
此實稀有之樂事而儕友之間亦多有艷歎者矣自

謂百年永保此樂豈料兩歲之內荐遺無涯之痛耶
嗚呼痛哉公氣質清高性度溫雅既多高世之行又
有卓流之才居家則務以睦婣立朝則礪以剛方是
以宗族推其敦叙儕流服其正直至若佩符於雄州
太邑按節於湖臬畿藩及其解歸家壁空立律已之
廉約居官之清簡於此可見若夫文章乃公餘事而
擷錦摛綺神秀精工玉珮瓊琚大放厥聲執耳詞垣
建幟騷壇夫誰曰不可而惟好惡不同造物多猜終
使華國之手濟時之姿不得登庸於廟堂未免抹摋
於世路胡天之畀於公者若是其厚而施於公者若

是其薄也嗚呼痛哉公於乙丑暫入栢府朝封排闥之疏夕遭投荒之譴　天怒斯赫移南遷北時宰欲害左踶右拳火色驚心禍機迫頭人多危之公獨怡然不憂於內不形於外楊山逆旅笑別吾輩磨天畏途冒雪獨行嶺海風霜備嘗險阻經歲歸來鬢髮勝昔非平日操履之斯確在顛沛蒼黃其能若是乎公於戊辰牵復舊秩官遊東南輙携小子未嘗一時相捨矣庚午秋公始超資作宰北關公還未易我依無所暫欲就食於江南壬申之春移家渡南湖嶺杳茫消息難憑兩地思戀從此益深是年冬公自北還舊

詗寥寂公亦無聊又即南來爲訪吾輩叔姪兄弟團
會如初他鄉樂事孰大於是仍留經冬甲戌二月公
始先還即拜水部侍郎未幾又移銀臺每以吾輩之
淪落他鄉爲憂常於書牘之間輒示速還之意越明
年乙亥吾兄弟始還京師是年冬公以地部侍郎奉
使赴燕子弟隨行吾家故事異域山川離親而遠遊
遼野風雪隨公而飽更者蓋體公之不欲暫捨我之
意而我亦不忍遠離公之故也翌年丙子春公承宣
復命拜湖西觀察是年冬吾兄弟同登蓮榜内以慰
悅萱闈外以榮省棠軒公握手流涕不勝感喜仍以

性理儀禮等書親自作序分給兄弟勸勉之意誠勑之語勤勤懇懇溢於辭表不啻滿籯之珍已作傳家之寶到今披翫益覺膓裂也嗚呼痛哉癸未公以特恩擢授畿藩吾家之膺是簡祖子孫三世于今而三世之前後按節又在於三癸之年此固人家罕有之事然而先曾考文章德行從祖父淸才雅望俱止於是職公亦納節未幾奄忽至此惟此畿輔可謂吾家之世業而亦可謂吾家之不幸也嗚呼痛哉公禀賦堅強神氣充完起居飮食之節或不無失中之事寒暑脫着之際亦多有失宜之時者誠有所自恃而

然第年齡漸高筋力向衰則必致傷損之歸終爲疾
病之祟此小子所常深憂者也今公厭食之症出於
積傷之餘武院掌試郊壇將事病情添苦飮啖轉却
知申 恩命令爾旋辭再移閭家百般將治而藥石
罔効榮衛已脫危兆敗徵疊見層出俞扁袖手龜筮
罔吉哀情煎迫靡不用極又自寓舍奉還吾家者蓋
爲公之昔病也累避吾家輒得其効故也奈何昔時
勿藥之家反爲公今日易簀之所耶嗚呼痛哉小子
職忝地部所管多事又於此際適兼江倉日者江上
歸來侍坐公傍忽語小子曰汝之所帶江倉即三湖

名勝之區而其中所謂挹清樓者最以絶特見稱吾
若賴天病或回蘇稍待天氣之和䁱與汝登玆欲暢
胷襟而吾病如此恐難辦得矣曾未幾何奄成千古
則斯疾之爲命此遊之不諧公實先知而我獨不知
耶嗚呼痛哉春還江閣含淚獨上想公前言萬事無
及夢裏顔面覺來依俙諄諄之敎惟疾是憂平昔眷
戀之情無間於幽明而然耶此吾小子之痛益不自
抑也嗚呼小子禍家餘生零丁孤苦叔姪兄弟相依
爲命辛巳春兄出宰湖縣癸未秋移隆嶺郡未及離
次喪出任所伊時小子自京奔哭奉老扶櫬千里返

葬此時情境之慘切實非人理之堪耐而惟以老母在堂公亦無恙相與慰勉尚今排遣矣天不吊余公又捨我了然此身無所依仰悠悠彼蒼胡寧忍此嗚呼痛哉六旬之壽二品之秩其在凡人猶且足矣而論公仁厚之德遐遠之器則不可謂得其壽得其位矣信乎天不可信理不可測也公之前後三聘不無子女而累見瘞夭之慘終無承家之慶每以後事之凄凉為悲晩有寄兒之兄弟始見嬰兒之戲雖有開笑之時至於宗祀之托付曾不念及於此書屬意於梁弟養育於家内者于今六七年而特未及成案矣

臨終陳疏　聖批特許嗣續之重幸而不絶此是以慰公長逝之魂耶嗚呼痛哉公之平生抱負莫非君民之計而與世相違終袖經濟之手只以餘事之文章末技之筆法被之於邦家金石之上留之於儕友屛障之間猶可謂不朽者存耶嗚呼痛哉吾兄生時得一崗於曾王考墓後是所謂虎山欲爲後日之計矣吾兄奄逝之後此山是非久未歸一公常謂小子曰汝之叔姪動於堪輿之言經年奔走營葬無期吾實悶之而亦自戒焉吾之身後必於此崗藏吾衣冠勿求他山遺敎丁寧尚今在耳先葬吾兄於玆山之

西又卜公兆於咫尺之間若於冥冥之中果有源源
之會則想公必不離吾兄於左右而吾兄亦侍公於
朝夕續人間未盡之歡作地下無窮之樂此誠神道
之所可慰而人情之尤不忍堪處也嗚呼痛哉兩叔
母先公三十餘年而殁公於其時旣用權厝之制姑
安先塋之側者盖欲公之身後占得吉崗以爲會合
之計到今年久之後再煩遷動恐致神道之不寧然
公之遺意如此亦不可孤負於今日故趁公啓劄之
前先還兩山一時合窆庸副同穴之意團圓之會耶
瑟之樂庶幾無缺於平昔同居之時耶嗚呼痛哉公

之喪出未過數月大小家累飢餓將迫剸葬之具祭
奠之需不能稱意前頭契活亦無其策惟此一家之
情不獨悼亡之痛而已况我老母於公名雖嫂叔情
實娚妹素無相離之歎常有羣居之樂矣纔見逆理
之變又遭割半之慘傷悼太過排抑無術此時欲得
一麾板輿奉行不聞兩家之哭聲不見兩家之景色
是小子哀矜惻怛之意而倘來之物亦難入手無他
慰勉之道情理之痛迫自倍於諸從羣弟也嗚呼痛
哉曷以慰悲一巷三家相依以居相救以生遵法既
往謹守將來毋怠毋失是小子今日區區之志也亦

以此相勉於諸兄弟與諸子姪庶幾不墜公平日惇睦之風而以小子不敏恐不能堪其任也嗚呼痛哉即遠有期靈輀將啓今日此行何時復還徹泉之淚不足以泄其哀數行之文不足以盡其情一聲長慟千古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維歲次乙酉建辰之月六日庚子即近故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壺隱洪公即遠之期前二日戊戌杞溪後人俞命咸謹具薄奠崇酒于觴文以侑之曰惟靈簪纓世家詩禮舊業趾美襲休鵠峙蘭茁珠玉咳唾錦繡心腸七襄五采爛然成章高壓六朝俯視

四傑茂實葳蕤華問謚發楓落吳江一日萬口周庠
戰藝巧匠縮手青錢之選萬中可覩一第之取視如
摘髭暫屈公車得失有時豹變七日鵬飛九萬四十
成名皆謂公晩才高忌集栖遑下邑晩躋栢府徑義
多角衆趍靡靡俯仰隨俗公獨正色明廷鶚立陽鳳
一鳴仗馬已斥罷門夜渡層氷積雪路非八千敢怨
三黜湖浦紉蘭長沙賦鵩杳杳窮荒懸心玉樓 上
察孤忠恩移汝州天行雷雨紉收紫爍直道難容一
麾復出邊吏緋衣匪榮而屈屬時休明重入脩門北
庭専對喉司納言觀風湖臯攬轡澄清榮辱飽經公

髮已星㡻虛宣室薪積誰陽　御筆新除紫誥恩光
王曰欽哉往釐郊畿朝班動色㫌纛生輝非因薦剡
聖主知公曠世遭遇半生窮通入佐京兆復貳秋曹
銀臺首席地分清高勤勵兹卯酉恳荅殊私榮衛受傷
疾病乘之二豎況嬰醫不可爲文星晦彩華簀遽易
翩然乘化蟬蛻穢濁騎箕高騫在公何憾六旬之年
不爲夭短二品之秩亦云榮顯以余揆公尚有餘恨
既躓復起懍懍嚮用用未克究賢愚傷痛學合顧問
而不經幄文中黼黻而不館閣彼其之子胡爲盤礴
公之操觚運意至深騈儷警切詩律整嚴自成一家

力去陳譚取才精的拔翁所欽擲地鏗鏘明老所評
比如良金百鍊愈精公之接物一以寬廣襟韻恢疎
不設畦町好士之誠惡人之義清濁無失咸得懽意
北海樽酒賓朋滿座留連文字有唱斯和公有絶藝
翰墨游戲嶧山遺法龍眠妙技流傳中國價騰燕市
公有清操志厲氷蘗歷官内外家徒四壁身沒之日
廩無餘粟絅公疇曩少懽多悲安仁悼逝伯道無兒
已庚之禍天亦不仁兄弟四人繄公獨存撫挈幼孤
教導成就一門涵仁瞻若嵩岱千秋鄭鄉九世張居
汭穆庭戶左右門閭藹如之風皷如之樂章蓬一經

螟蛉是托公多側出晚境怡悅不食之報于後可必
念我小子早孤失學婚姻之故受知盖久每勤提誨
曰有可取出入從遊殆三十載情同舅甥義均師弟
歲在黑羊僑寓驢峯往近仁里巷分西東公以爲喜
數腴其色謂宜彥彝源源朝夕永有依歸百年以期
今焉已矣有淚交頤嗚呼昔拜公顔談屑霏霏今造
公堂素幔披披温温風味何處復得燁燁文彩何日
復覩有過誰警有疑誰質蹁蹁風塵我立於獨嗚呼
故宅圖書文藻已空階庭依舊花木就荒睠彼海曲
牛眠叶吉窆邇先靈旁近賢塋馬鬛既啓龍劒將合

死生一理其樂奚異逺日斯屆輀車載脂音容永隔泉路云邈澗芼沼芷薦此菲薄不昧者心相感者誠靈如有知欽我一觴尚饗

維歲次乙酉二月乙丑朔十八日壬午東崗趙相愚謹具菲薄之奠哭訣于亡友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洪公九言之靈嗚呼哀哉繄我友公自少伊老會以文字兼之世好投膠飲醇兩絶磷緇維公所存獨我深知天真内篤才華外敷苟求備有挽近蓋無工嚴騈偶炯勃餘瀾鏗鏘詞律藻黃之間倉籀虔畫世稱兼義琬琰競顯屛障是後才毀命阨第晩仕枳

玉署銓部我衛鎌粃湖暇藝衙世不推爾霜臺暫試
蹇斥玄齋中間歷試維外維內清心嶺樓吏隱高情
湖臬畿輔一心澄清亞尹京兆晉長喉舌班躋貳卿
人遲其擢始坎終亨遂展遐武同我周旋晩益交厚
鹹酸苦甘期以同趣有疑相質公務私幹源源者好
不面則簡筒輿揵路我往公來呼觴命韻討花尋梅
逢場一笑相視皓髮各勉衛養庶保殘日云胡一疾
而止於斯行路共嗟矧伊吾私年周掛弧而未及耆
位雖拖金猶不究才天奪何速我膓欲摧指屈舊要
存世今幾餘生踽踽萬念都旣新阡已卜日月有時

脩夜漫漫聲容莫追懸納何所遺綿未躬靈應不眛

歆余時恫嗚呼哀哉尚饗

壺隱集卷之六

堂姊丈壺隱公少小文辭藉甚
當世而尤工於詩律發語驚
人無不推壓醒擬驅就亦自辰
以大家數者見公作動遊然而
讓一頭可揚抑幾藝算真可惜
其詩者而然且早充於公車晚

乃寧知既又歷積世後漢積功
名煥然流淪邑出之路章重臺
玉署已出之於內而積業此世
者未有以館閣寸地傳世年
莫張毅璞璠之雅之鳴國家之
盛事亦盛也雖五日月光云不

造之愈出深者亦莫不躍出々
屐而悟鈍廷々用君者出才
者望無以也嘗多出著淫珠書韓
韜々擅勝唐天諸墨水綠慨定
且爲以詩鳴々詞語之悽惋長
得一種蕭颯讀作却覺吾江山

〻助望已〻所以因公者乃甚
〻蓋工雅詩也耶既余來石龍
得詩家閫域〻出公詩何雅儁
有雎黃之語著盡傳〻遂賦贈
公與人酬唱以謀自出暑不經
意及至合璧屢錦繡華篇而

篇聊寄聲采詩以薦那至藻且
象湯不假組織其已去了不可
及也竊又聞壺於南岡書號其
嘗語人曰善文華文須據時設
事後見於今日對這事新國了
手書承無二云南公是詞壇詛

迺知詩當兼具衆而其所取說
如此亦非是虛語也詩直而
與俚白語以迺美而實雅也嗟呼獨
詩也乎哉文體緣豪放律絶不
為凡微語至其駢儷之作尤矯
麗精工寫雅而時之所崇尚矣

者無不誦習而師法以煥爛之
光鏗鏘之韻至將延永於無極
子孫而公不朽之業矣又何假序
公一言之重乎公之平生著述
裒粹而叢而卷軼之巾衍而今
公之墓木拱矣遺集尚未刊行

人皆惜之逈非忝揭置南而出
之府衙多擔持年稿來縣曰此
塚之舊墟而可望者先人遺塵
灑浸而無情耶非遊戲議而令
授余邑付之剞劂再旣見感論
守禹梁氏共相董役不數月而

工告訖自此先生詩文可以印
布於遐邇而萬丈光焰無復泯
臨々焉矣樓覽吟諷々猶不勝
感慨略書卷端如右云
壬寅仲春[illegible]浣通政大夫守慶
尙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

使無豪女大丘爲護存女爲傳

謹跋